商品户口商品化狂潮记

〔调查报告〕　□文　李而非　□图　鲁强华

新华杯纪实文学大奖赛
华县新华饭店协办

一

七月的中旬、下旬，位于省城极北的A市，出现了一股狂潮，连日不息，持续不退。

其一：A市的银行、信用社平日生意平平，秩序良好。忽一日取款者云集而来，门口万头攒动。虽事先做了准备却因预料不到故而准备不足的一些银行、信用社开门营业不到一个多钟头，便已无款可付。在七月的高温中，在牢骚怨言以至抗议声中，汗流满面的营业员、主任等人面对着黑压压不住拥动的人群苦苦解释。然而无济于事，直至告危报警，搬来了身着橄榄绿的武警。

其二：与此相反也相同的是某家大银行门口，在持枪武警的严密监护下，手持人民币的交款者排着长龙似的队伍。虽有“加塞”者被大盖帽不断地扭出，但仍有加塞者悄然行动。汗流满面的营业员打参加工作以来，何曾见过这类局面。接过一沓子人民币，点清了，就扔在地上张着大口的麻袋中。满了，自有人扛走，自有人送入新的麻袋。一切从速，一切求快。就这，门外的队列中还有人在喊，怎么这慢，能不能给咱放快点。华灯齐亮，明月升起，长龙似的队伍才在大盖帽们的半威迫半劝解中极其不满地慢慢散去。

其三：A市的一些大企业近日案件多发，偷车偷摩托、偷工厂产品、撬门扭锁……犯罪率直线高升。仅某家钢铁厂，光撬门扭锁，几天中就有七八起。领导急了：再来三两次，咱这“文明企业”的牌子就会被硬杠杠否决了！

二

一切都源于商品户口商品化。

在全国性的经济大发展中，A市自然不甘落后，落后了，会挨打、会被开除球籍。这是对我们整个民族而言。A市落后了，自然不会挨打，但挨批是不可避免的。挨批的事，A市自然不为。A市也要经济大起飞，建它几个经济开发区，吸引外资，发展本市，建特区须购买土地，而且要路通、水通、电通。不这样，能引来人家么！可地方财政收入有限，上面不给拨款。一句话，A市没钱，没钱办啥事呀！集资筹款，募捐义献？这一系列到手甚微再说远水不解近渴。那么处理一批商品户口，来它个“商品户口商品化”咋个相？一个户口三千，一万个哩就是三千个万！完全够用了。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但也没有规定不准实行“商品户口商品化”的政策呀！咱们是学千理，先走一步，动作快点，夜长梦多么。注意一个重要问题：打枪的不要。悄悄的。就在这些背景下和指导思想下，A市的“商品户口商品化”在这么几个规定中出台了。

1、凡有正式营业执照的个体户，一个“农转非”户口两万元。

2、省地属企业单位的职工干部，转一个家属或子女户口一万元。

3、处于经济开发区的农村，卖一亩地转一个商品户口。

4、市直属事企业单位的职工干部，转一个家属户口三千元。

为严格把关，不出现混乱。A市对转户口对象也做了规定：

1、职工干部办户口，必须是本人的直系亲属。年龄在22周岁以下的也可适当放宽到30周岁。每人名下只准转两个。一律先缴钱，后转户口。

2、考虑到价格不一且悬殊过大，故不准乱搭车胡串户。凡经查出者，所缴款数，全部没收归公。搭桥人给予记过处分。通报人过警告罚款奖金。

为了积极快速稳妥，A市对以上规定决定：不发红头文件，只用口头传达，且要紧急传达。

三

随着传达范围的层层深入，办户口的队伍如滚雪球不断发展壮大。因有时间限制——7月31日彻底结束。谁都怕这土政策有变都想捷足先登，狂潮从而掀起。银行吃紧，客运告急，冶安不稳其次还有企事业方面的无人上班，停机停工。某局科室，7个科员竟跑个净光。局长巡视时，科长在唱空城计。某个有几百号人的水泥厂，听完传达后，上岗的不足一百人，生产中间，厂长无法，只好宣布放假3天。7月18日到7月25日，A市众多的干部不思上班，工人不去上工，农民不去种地。路上，街上几乎都是急急慌慌的办户口者。见面先问“吃了么？”一跃变成了“办了么？”

四

办户口者中，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职工家在深山，只一个儿子，儿子却不愿久居深山，几年了，死死活活要跃“农门”。该职工寻不着门路，就对宝贝儿子先以攻心教育；不顶用，继以触及皮肉，给予棍棒管教。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越打，儿子跃“农门”的信心越坚。自教无法，只好掏重金，让儿子去读自费大学。现遇此机会，自是高兴，于是倾家荡产凑足了一万。

另一职工，全家本是商品户口。谁料祸从天降，90年初，妻子扔下三个儿子一病而亡。这职工生性老实，同事劝其可不敢去注销了户口，你日后成家娶个农村户口，很难解决的。可这老哥怕公安机关查出丢人现眼。就是不敢，执意消了亡妻户口。结果他娶了个“农二嫂”，这次得一万元向出甩。一万元，在该职工眼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一个月工资奖金卫生费，营养费，医疗承包费，物价补贴费连皮带毛全都算上，到手的是二百元过点。别说养活一家几口，就是该职工不吃不喝每月干落，也得他干50个月。可为了把“互助组”式的家庭稳定巩固，他求亲问友可怜巴巴地四处求助。

不少专业个体户，实为商品户口的商品化而欢呼。他们说，“这特好。一切放开么，今儿能用钱买户口，明儿有钱就能买它个局长市长的干干。”他们办一个户口的价码子是两万，可他们掏么？瞅准个市事企业的三千元，再给搭上一千元的好处费，得了，包打A市，户口铁准。一个靠卖假货而致富者，一家伙就转了全家五口的户口。这么多钱往出抡，他说，全当是把咱筋骨松一松。

问了不少的办户口者，他们的想法是，时不待我，机不可失。花钱买个商品户口，为儿女办一宗天大好事，就是背几个债或卖房扒屋，值！办“农转非”难，一个户口申报了十多年。轮到了，有权有钱的却抢了先。咱没权没钱，就是下死苦攒了几个钱，想给老爷们烧香上贡，背了猪头却寻不着庙门。这法子好，公开，手续也简，不看驴脸，花三千元也是缴给了公家，哪个黑心鬼，吸血虫也别想干捞，别想粘光。

五

A市的这批商品化户口，将全部落户于该市的某个尚待开发的经济特区。能不能安排工作？能不能在住房升学方面给予照顾？能不能迁往他处？转户口者至今未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答复。

“捉住前腿，再放后腿”，走一步，看一步地小心谨慎甘于守业的A市人在这突然冒起的“商品户口商品化”面前稳不住阵脚了，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狂潮。

A市这次解决了多少“农转非”户口？一万？一万五？A市的要员对此笑而不答。

A市的粮食状况、蔬菜供应状况，众多的待青就业问题，社会治安不断恶化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又袭来了“商品户口商品化”，A市经济腾飞的基础会稳固么？A市三十多万的老百姓能继续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么？

A市的“商品户口商品化”，与国与民，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好事？还是坏事？

以上敬请各位朋友自去评说。

贾平凹给我一个构思

□马道遥

我与贾平凹相识已十二个春秋。我们五车队的贾均庆师傅是贾平凹的堂兄，八〇年八月的一天下午，我怀揣着平凹堂兄的亲笔信来到西安北郊方新村，在一条小巷深处的尽头，轻轻叩响了一户人家的黑漆门。

九月的西安被暑热仍炙烤着，厦屋的窗洞开，终于要拜见一位作家了，心情自然激动得难以言语。正想稍息平静一下，调整调整情绪，偏就这时，屋里有人怀抱着一个孩子出来，他光着脊梁，仅穿条短裤，边打量边平和地问道，“您找谁？”我说我找贾平凹老师，他微笑着说“我就是，我就是。”我连忙将他堂兄的信递给他。这就是贾平凹？一副家常随和的打扮，脸和蔼平易的笑容，里外两间鸽笼似的小房，和我的想象相去甚远。我被让进屋里的藤椅里，他将浅儿递给妻子俊芳，就忙着沏茶递烟拿芭蕉扇。这使我觉得很不安，一肚子要倒出来的话无从谈起，一时竟语塞起来。

他觉察到了，忙主动与我扯起一些能让我心情平静下来的轻松话，待我心情稳定下来，他才问：“你写没写，写了些什么，带没带，能让我看看吗？”

当我迟迟疑疑将那篇拙劣之作交给他且悬殊过大，故不准乱搭车胡串户。凡经查出者，所缴款数，全部没收归公。搭桥人给予记过处分。通报人过警告罚款奖金。

为了积极快速稳妥，A市对以上规定决定：不发红头文件，只用口头传达，且要紧急传达。

三

随着传达范围的层层深入，办户口的队伍如滚雪球不断发展壮大。因有时间限制——7月31日彻底结束。谁都怕这土政策有变都想捷足先登，狂潮从而掀起。银行吃紧，客运告急，冶安不稳其次还有企事业方面的无人上班，停机停工。某局科室，7个科员竟跑个净光。局长巡视时，科长在唱空城计。某个有几百号人的水泥厂，听完传达后，上岗的不足一百人，生产中间，厂长无法，只好宣布放假3天。7月18日到7月25日，A市众多的干部不思上班，工人不去上工，农民不去种地。路上，街上几乎都是急急慌慌的办户口者。见面先问“吃了么？”一跃变成了“办了么？”

四

办户口者中，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职工家在深山，只一个儿子，儿子却不愿久居深山，几年了，死死活活要跃“农门”。该职工寻不着门路，就对宝贝儿子先以攻心教育；不顶用，继以触及皮肉，给予棍棒管教。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越打，儿子跃“农门”的信心越坚。自教无法，只好掏重金，让儿子去读自费大学。现遇此机会，自是高兴，于是倾家荡产凑足了一万。

另一职工，全家本是商品户口。谁料祸从天降，90年初，妻子扔下三个儿子一病而亡。这职工生性老实，同事劝其可不敢去注销了户口，你日后成家娶个农村户口，很难解决的。可这老哥怕公安机关查出丢人现眼。就是不敢，执意消了亡妻户口。结果他娶了个“农二嫂”，这次得一万元向出甩。一万元，在该职工眼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一个月工资奖金卫生费，营养费，医疗承包费，物价补贴费连皮带毛全都算上，到手的是二百元过点。别说养活一家几口，就是该职工不吃不喝每月干落，也得他干50个月。可为了把“互助组”式的家庭稳定巩固，他求亲问友可怜巴巴地四处求助。

不少专业个体户，实为商品户口的商品化而欢呼。他们说，“这特好。一切放开么，今儿能用钱买户口，明儿有钱就能买它个局长市长的干干。”他们办一个户口的价码子是两万，可他们掏么？瞅准个市事企业的三千元，再给搭上一千元的好处费，得了，包打A市，户口铁准。一个靠卖假货而致富者，一家伙就转了全家五口的户口。这么多钱往出抡，他说，全当是把咱筋骨松一松。

问了不少的办户口者，他们的想法是，时不待我，机不可失。花钱买个商品户口，为儿女办一宗天大好事，就是背几个债或卖房扒屋，值！办“农转非”难，一个户口申报了十多年。轮到了，有权有钱的却抢了先。咱没权没钱，就是下死苦攒了几个钱，想给老爷们烧香上贡，背了猪头却寻不着庙门。这法子好，公开，手续也简，不看驴脸，花三千元也是缴给了公家，哪个黑心鬼，吸血虫也别想干捞，别想粘光。

五

A市的这批商品化户口，将全部落户于该市的某个尚待开发的经济特区。能不能安排工作？能不能在住房升学方面给予照顾？能不能迁往他处？转户口者至今未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答复。

“捉住前腿，再放后腿”，走一步，看一步地小心谨慎甘于守业的A市人在这突然冒起的“商品户口商品化”面前稳不住阵脚了，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狂潮。

A市这次解决了多少“农转非”户口？一万？一万五？A市的要员对此笑而不答。

A市的粮食状况、蔬菜供应状况，众多的待青就业问题，社会治安不断恶化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又袭来了“商品户口商品化”，A市经济腾飞的基础会稳固么？A市三十多万的老百姓能继续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么？

A市的“商品户口商品化”，与国与民，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好事？还是坏事？

以上敬请各位朋友自去评说。

“八月政变”蒙难记

戈尔巴乔夫撰文披露

A、不速之客

8月18日下午4点45分，侍卫长进来报告：一群人门外求见。我甚觉蹊跷，事先并未预约某人，也不曾接到来访通知。侍卫长称他对此毫不知情。

“那你为什么还让他们进来？”

“普烈科汉诺夫跟他们一起来的。”侍卫长回答。普氏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保护政要部门的主管。

我必须弄清楚，是谁派这些人来见我的。我拿起一个话筒——没有声音，又拿起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线路全切断了，接着我拿起国际电话，也切断了。就在20分钟前，这些线路全都好好的呀。

我顿悟此事非同小可。

我把事态告诉了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并对他们说：“你们必须了解，我绝不会向任何勒索低头。不论受到任何威胁和压办，我都要坚持立场，决不退缩。”

家人同意一切由我作主，共担一切后果。

我出去请“访客”进来，其实他们已不请自入。这群人包括总统幕僚长鲍尔丁、政治局成员兼中央委员会秘书席宁、曾任中央委员会秘书现任驻国防委员会代表的巴克拉诺夫、陆军将领瓦伦尼科夫。普列科汉诺夫也在其中。但我命令他立即离开我的办公室。

“在开始谈话前，我先要问你们，是谁派你们来的？”

“委员会。”

“什么委员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谁成立的？不是我，也不是最高苏维埃，是谁成立的？”

不速之客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下令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合法，要么把权力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

“你们凭什么提这种要求？”

“国家情势危急——它正走向灾难。我们必须行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他手段都救不了我们，我们不能再幻想……”诸如此类的回答。

我告诉他们，我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的了解，绝不比他们少。我还多次警告他们，这桩事可能会引起一场内战，导致大规模流血，请他们三思而后行。不论出于政治上还是道德上的理由，我都坚决反对这样做，人民也决不会支持他们为所欲为。这样做只能葬送近几年来我国人民奋斗取得的一切，只能把苏联引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政见上的异议是难免的，异议可以在最高苏维埃中提出，交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合法的渠道解决。有些异见可以寻求彼此和谐，这点已初露端倪。如果突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无异于自毁前程，我决不会同意……

“那么你就辞职！”瓦伦尼科夫突然插嘴，

“你们的两个要求都不可能得逞——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吧！”

我正告他们：“我要坚持政策的3个主要方向：寻求和谐、扩大改革、与西方合作——特别是在这个各国都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关键时期。”

但是我好像在跟一群又聋又哑的人说话。政变显然已开始运作，事态已非常明显。最后，我用俄国人在这种场合惯用的最强烈的字眼叫他们滚出去。“来访”就这样结束了。

B、山重水复

我回到莫斯科才知悉，当时一支边境部队和一支边境防御舰队在普列科汉诺夫和他的副手指挥下，从陆海路四面八方封锁我。我身边只剩下32名侍卫，他们把别墅四周划分成若干责任区域，决心誓死保护我。

阴谋者下一步行动不难预测：他们将以谎言篡位夺权。19日晨间，我们好不容易才打开电视机，荧屏上显出一个所谓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基于我的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之职。我大失所望，我原本希望阴谋者恢复理智，悬崖勒马。同时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可怜兮兮的装模作样，感到既震撼，又愤怒。但我仍旧十分镇定，我确信整桩事件不会持续太长，他们绝对难逃法网。我的侍卫和我决定拒不食用每天从外界送来的食物，仅用现存的补给撑过这段日子。

19日下午我下了一道手谕，命令立刻恢复通讯，并派一架飞机送我回莫斯科，结果毫无回音。

记者招待会后我即决定把自己录在录像带上，20日凌晨3时，在亲人协助下，录下了总统声明的录像带，然后剪辑成了4部分，寻找机会把带子送到外界。我的医生写了诊断报告，好让大家知道总统健康的真实状况。

我向奇恩维耶夫口述我的4项要求，打字完毕我亲笔写下开头的句子并签名，这样别人很明显就能认出是我亲笔写的。要求如下：

我吁请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注意以下的宣言：

亚纳耶夫以我生病无法履行总统职务之名僭登总统之位，完全是欺世之举，因此除政变之外，我无以名之。

这就表示他接下来的所有行动都是非法的。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均未授他这项权力。

苏联总统M·戈尔巴乔夫我要求答复。这次他们要我耐心等待。结果仍然如石沉大海。

每天早上和晚上我都向外送出一份手谕，要求恢复通讯，派出飞机送我回莫斯科的办公室。

除了电视之外，所有对外通讯都遭到切断。一名侍卫在执勤区域偶然发现一台老旧的无线电接收机，他们修好天线，然后开始接收国外的广播。接收情况最好的要数BBC（英国广播公司）和“自由广播电台”，随后我们试着收听“美国之音”。我的女婿也试着用袖珍“新力”收听西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我们开始蒐集和分析资讯，衡量局势的发展。

妻子赖莎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家人亦然，外孙女却无忧无虑，她还不懂事，一个劲地跑来跑去，要人带她到海边玩。他们只得带她去。后来侍卫长坚持不要再带去，以防分子已经乘总统座机抵达克里米亚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俄罗斯的领导人和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谈过了，而且委员会还邀请叶利钦和他们一同飞往克里米亚。但叶利钦未来，他派了副总统鲁茨科伊来接我。

那群反动分子在别墅露脸时，我下了逮捕令。同时转告他们，只要政府的线路不通，便不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讲话。他们通过警卫回答我，线路要很久才会修好，我指示警卫传话：不要紧，我等。

线路修好了，接线员告诉我，国安会主席库鲁希柯夫想和我讲话。我回答他：让他等等。接着我立刻打电话给叶利钦等人，又打电话给莫塞耶夫将军，并通知他我正解除国防部长亚佐夫的权力，暂时将权力移交给他，同时要他将所有的部队遣返驻地。我指示政府通讯网的负责人，将谋反分子的电话全部切断，又指示莫塞耶夫和民航部长安排飞机，把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俄罗斯代表团载到佛洛斯附近的军用机场。从佛洛斯，我还和布什总统通了电话。

我接到通知，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伊瓦希科和鲁基亚诺夫一直求见，他们硬说与谋反分子没有牵涉。稍后我接见了他们。其他人，象库鲁希柯夫、巴克拉诺夫和亚佐夫（3人都是策动政变的8人小组成员），我都没有接见，我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我们把他们分置在不同的飞机中，带他们回莫斯科，并在下机时逮捕了亚佐夫和库鲁希柯夫，并将他们隔离起来。巴克拉诺夫有国会议员免责权，所以在取得最高苏维埃的同意之后，才予以逮捕。

据台湾翻译新书《我的72小时——戈尔巴乔夫亲自执笔“八月政变”真相》

C、柳暗花明

8月19日和20日至21日的晚间，是最难熬的日子。

大约21日傍晚5点钟左右，我从南部（指克里米亚佛洛斯角别墅）听到传言，一群谋反

◇ 潼关县工商银行与本报合办
潼银杯漫画大赛
——我就聘你了
钱幼树 ◇

盲流打入气功界

（纪实文学连载）　□藏春子

他笑着说：“我早就会。说得比张香玉还要好。宇宙语是一些既无逻辑又无意义的单音节，因而就不可能把一句话重复两遍，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这就是宇宙语，讲得好的人就是不要带出英语、法语、日语。或任何一种语言的痕迹，越无章法就越高明。它的全部奥妙就在于自己听不懂，别人更不懂。唱出来，就是定宙歌。”

“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做到真正的胡说八道并不容易，因为人使用惯了的语言难免流露出一句半句，那就砸锅了，人家就会听明白，一明白就没戏啦！”

我按照他的提示胡说八道了一通我自己也不明白的话。他点头笑道：“你现在是宇宙语教授了，说得够味儿。我还听懂了你的话。你说，这不是骗人的玩艺儿吗！别说一万人，就是有四分之一，一天也就进了七、八万块呀！”这条路倒是发财致富的捷径呢，我搞起来，说不定比张香玉还强呢！”

我惊呆了。我刚才说宇宙语时心里想到确实是这些，可这些话我并没有说出来，他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奇怪”，他点上一支烟：“任何一种声音，那怕它再无意义，也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连狗吠、狼嚎、狮吼、虎啸都有所表达，何况人的声音呢！所以，尽管你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却听明白了。”

我觉得他比张香玉还厉害，有理论，懂科学。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老底：他50年代毕业于医学院，分到医院去工作。他给女病人听诊不用听诊器，用耳朵贴胸去听，说这样听得清楚。结果受了处分，离开医院，到一所中学当了校医。去年提前办了退休。

他说，我属于对暗示极为敏感的人，这类型的人练气功最容易出效果，但也最容易出偏。他说他练气功已有56年的历史，马上就要出山，愿意收我为他第一个开山弟子。

他今年才55岁，怎么会练了56年的气功呢？我说你吹得太离谱了。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从一降生就开口呼吸，有55年了吧。我在娘胎里也呼吸呀，所以我说练了56年气功一点也不过分。等你正式拜我为师那天，我再告诉你底细。”

拜师是在一间农民盖的土房里进行的。没办法，那时他还不富裕，租不起大饭店。就是这间四壁见土的小屋，一个月的租金就用去了他半个月的退休金。简陋是简陋点，比起大饭店倒是方便了许多，用不着在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人管。

农舍没通电，点上了蜡烛。四壁黑黝黝的，增加了神秘气氛。C先生又盘腿坐在土炕上，像一尊佛像。

我跪在炕前，听他训教，他叽哩咕噜地说了一番宇宙语，然后说；

“我是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所极……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

我心里哎呀一声。他自称是元始天尊转世，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身份提高到是玉皇大帝老祖宗的位置上，而张香玉只不过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当然他也就成了张香玉的老祖宗。

“你的前世是——”

我竖起耳朵，想听清我的前世到底是什么。这一点，连生我养我的父母都不知道，也不知上哪个档案馆去查。

“你的前世是观音菩萨手中的甘露瓶。观音菩萨一个不小心，把你掉在地上，就化成了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妈，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硬没摔坏，我还真够结实的。

仔细一想，他说得有道路。我姓甘，叫露萍。原来甘露萍的前世是甘露瓶，只不过变了一个字，变动不算太大。

拜师时，我给他磕了四个头，他竟然安然受之。全不知道这是我对他的戏弄。给人磕头，必须是阳数，或三或九。给鬼磕头，只能是阴数，或二或四或六。我给他磕四个头，是把他当成鬼，他都没发现。这使我对他元始天尊转世的历史有了几分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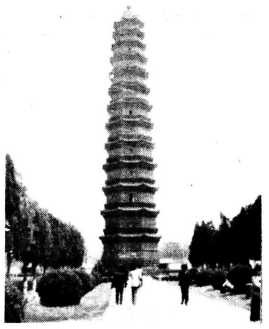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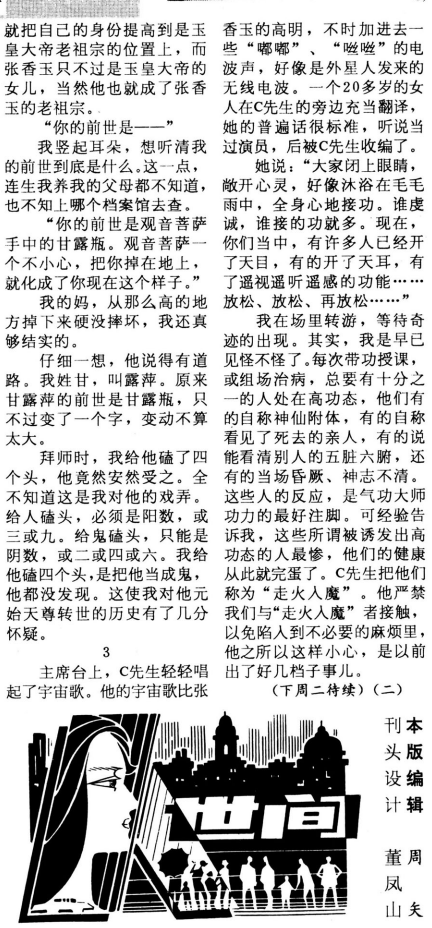
主席台上，C先生轻轻唱起了宇宙歌。他的宇宙歌比张香玉的高明，不时加进去一些“嘟嘟”、“咝咝”的电波声，好像是外星人发来的无线电波。一个20多岁的女人在C先生的旁边充当翻译，她的普遍话很标准，听说当过演员，后被C先生收编了。

她说：“大家闭上眼睛，敞开心灵，好像沐浴在毛毛雨中，全身心地接功。谁虔诚，谁接的功就多。现在，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开了天目，有的开了天耳，有了遥视遥听遥感的功能……放松、放松、再放松……”

我在场里转游，等待奇迹的出现。其实，我是早已见怪不怪了。每次带功授课，或组场治病，总要有十分之一的人处在高功态，他们有的自称神仙附体，有的自称看见了死去的亲人，有的说能看清别人的五脏六腑，还有的当场昏厥、神志不清。这些人的反应，是气功大师功力的最好注脚。可经验告诉我，这些所谓被诱发出高功态的人最惨，他们的健康从此就完蛋了。C先生把他们称为“走火入魔”。他严禁我们与“走火入魔”者接触，以免陷入到不必要的麻烦里，他之所以这样小心，是以前出了好几档子事儿。

（下周二待续）（二）





本版编辑　周凤山
刊头设计　矣